

# 不在现场

◎ 秦文君

1988年,我创作了《16岁少女》,那之后懒得动笔写这一类小说。不动这个念头,是因为对于《16岁少女》的忠诚和默契:伤感的青春已浓缩在《16岁少女》中,情怀在书中尽情激扬了,也像被挥霍了,失去神秘的火焰。

我以为自己会对这一类题材,永久缺乏炽热的书写热情。直到三年多前的阳春三月,我过生日前夕,意外地收到一份厚礼,弟弟将其少年时代的日记亲手交给我。

日记里的少年完全袒露的灵魂,不加保护的生灵的高贵,活

泼泼的离经叛道史,以及各种卑微,屈辱,笔下的人和事深深地触动我,令我泪水长流。

他写得最翔实的,1971年前后的一段上海生活,正是我所疏离的——初中还未毕业的我,当时去黑龙江上山下乡8年,孤独地挣扎在泥泞的青春大潮中。和上海,和亲人的联系,仅限于半个月左右的一封信家书。

特殊年代波澜下的少年成长,爱情萌动,这时段的上海记忆,家庭故事等等,正是我缺失的。我约弟弟聚会,听他绵绵不断的口述。

相隔了半个世纪,记忆模糊和断裂之处,我走访一些同龄朋友,还有我丈夫,他比弟弟大三岁,也从未离开过上海,他找出当年的日记,在长达三年中,我们在灯下晚餐时,恒久不变的话题,便是围绕在此。

投入写作,几乎一气呵成,《小青春》和《16岁少女》有自传成分的写法不同,从“在现场”,到了“不在场”,站在空缺的面前,我依仗亲人相助,自信地想象,不懈地破译异性成长的密码,接近亲人和朋友曾有的晦涩,神秘的过往。

我采用全知全觉的口吻,虽然设置了结构和优雅,但绝不牺牲准确,尽力还原当年的情境。

要说《小青春》是真人真事,也并不尽然,但太多的真实遭遇和独有记忆,还有大量的细节真

实,如偷吃香烟之后王建生磨指甲,工宣队白队长在公共厕所里的尴尬,顾家弄里的百鸡宴,半夜菜场,包括伤感的伟义不了解在烟纸店里长大的张靓,而这样的神秘笼罩,让爱一直在,没有走。

神秘的火焰燃起来了,《小青春》的写作给了我别样的审美体验,外加一些自我膨胀。预期朋友们看后会说一句:文学造诣大抵不错。还有,小说曾经想用,但最后废弃掉的篇名有《闷闷不乐的伟义》,《翩翩少年》等。

也许在合适的时候,我会继续伟义而后的悲惨故事。谁知道呢,写《小青春》的结尾,我不经意地留出很多线头,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告别。(秦文君长篇小说《小青春》刊载于《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

## 新书推荐

《屠夫十字镇》(美)约翰·威廉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斯通纳》作者另一作品。讲述一个1873年从哈佛辍学的年轻人安德鲁斯,受爱默生和梭罗等人的自然观念影响,带着寻找美好、希望和活力的冲动,来到屠夫十字镇,并跟随猎人米勒和其他两人进入科罗拉多山区猎捕野牛。他们经历重重困难,还丢掉了一个人的性命,才重回屠夫十字镇,但这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情节极度迷人,带来思想上的刺痛感,给予我们唯一的哲学慰藉:面对未知世界的有尊严的坚忍。这是《屠夫十字镇》与《斯通纳》所共有的:意志的坚强,对世界的醒悟,易受美好事物的影响,以及充满人性的温暖,它们都是约翰·威廉斯的精心之作,经久耐读。

《如归》冯丽著,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知道冯丽的人不多,如果说她是皮皮,可能知道的人就多了。和余华、格非等一批作家被称为先锋作家代表。以自己一贯鲜明的个人风格,把笔触切入自己的家庭亲情,从父母舅舅垂暮之年的生活情态入手,客观描画老年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孤单寂寥的老人世界、生与死的纠结等终极问题,是较沉重、哀伤的话题,也是每个人所不可回避的必然命题。这是一本勇敢而坦诚的书。

《疯狂的样子》袁劲梅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袁劲梅是一位哲学教授,近些年却以文学作品频频获奖。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飞虎队”抗战史实的长篇小说。小说的核心人物与故事,围绕着一部《战事信札》展开。《战事信札》,是这部长篇特质的渊藪,所有的人和事都盘旋在它的前后左右,构成了“故事里的故事、小说中的小说”。信札出自一个抗战时期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飞行员之手,这些信札既详实记录了混合联队的战争史事,同时也是男女主人公彼此思念的长卷情书。两人最终因为时事各自分离,男方随军前往台湾,后又驾机从海峡对岸归来,此时人们才知晓,他是国军内部的中共党员。而女方则为爱情一路追寻而归。作品将缜密之思寓于多趣之情,扎实的叙事、朗润的风度,容纳并尊重复杂,并不妨碍发现和呵护单纯。当被迫做出最狭窄的选择的关头,小说中仍然可以感知那最大可能的宽阔与最少伤人的偏执。

《这不是个人》(意大利)普里莫·莱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编号174517的集中营囚犯莱维来说,地狱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存在的目的就是毁灭,在肉身毁灭之前先快速、高效地销毁人类的尊严和精神。在这部处女作中,莱维记录了囚犯们极度的困厄,他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绝望的忍耐、抵抗、甚至妥协。一切文明的前提在此都全然瓦解。但在这个终极个人主义的地狱里,却仍有体面谨慎的友谊、壮烈的起义和外部文明世界的微光。

# 一本奇特的“三无”小说

◎ 刘蔚

然而,德塞森特远离尘嚣的隐居却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致与奢华,于斯曼用16章的篇幅,巨细靡遗地描写了他在丰特奈玫瑰小镇居住期间方方面面的生活及所思所感,涉及家居装饰、植物园艺、酒类品味、香水炼制、文学评价、美术鉴赏、艺术品评,等等。比如,他将客厅分隔成不同的小客间,挂上风格不同的壁毯,根据自己读书时作品的特定风格,安坐到最合适的那个隔间里享受阅读的快感;他觉得卧室只有两种布置方式,一种是把它变成令人兴奋躁动的寻欢作乐窝,一种是将其布置成孤独的“一个思想隐居退歇之地,一种祈祷之地”。他在餐室的大柜子里有一长溜小酒桶,在他看来,这每一种利口酒的滋味都相当于一种乐器的音色,苦味甜香酒相当于单簧管,薄荷酒和茴香酒像长笛,樱桃酒像小号,陈年老烧代表小提琴,维斯佩特罗健胃酒好似大提琴,他品味着它们,就好像“给自己演奏着内心的交响曲”。最令人咋舌的是,他嫌食品店里一只硕大乌龟的甲壳太幽暗,竟让人给它的背壳镀上一层金,这样它在太阳底下就会闪闪发亮,仿佛是从“西哥特

式样的盾牌上”投射出来的光芒;他还嫌不够,又给它镶嵌上罕见的宝石;这还没完,他喜欢日本艺术收藏集中一幅素描中的鲜花,就把这幅画拿到珠宝店里,让珠宝商把画中鲜花的每一片花瓣和叶子都用玉石雕刻出来,然后镶嵌到那畜生的鳞片上去,珠宝商听了惊得目瞪口呆。如果整日沉湎在这声色犬马、口腹之欲中,那德塞森特还是一个纨绔子弟。他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修养都不低,于是就有了上升到精神贵族的可能。小说的第五章,作家用了大量笔墨,细致地描写了画家古斯塔夫·莫罗的名画《莎乐美在希腊面前跳舞》,充分表现了德塞森特所追求的颓废的审美趣味;而他虽然酷爱戈雅、伦勃朗并收藏了他们的画,但不满于众口喧腾,因为“最美的曲调一旦被公众哼哼哼,一旦被管风琴强行演奏,便会变得平庸之极,令人不忍卒听”,所以德塞森特刻意显示自己在美术趣味上的卓尔不群。他对拉丁语也很有研究,调侃它“浑身上下可怜只剩下几块好肉,基督教徒把它们摘下,好腌泡在新语言的盐卤中”,读之令人莞尔。

他陶醉在柏辽兹、舒曼的音乐,尤其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中,视这种忘我的欣赏是“心灵的一种神秘的酩酊大醉”。他欣赏福楼拜小说的宏大庄严与刻画人物心理的细腻深刻,推崇波德莱尔诗歌“深入到了心灵底层那思想如怪异植物盘根错节的区域”,盛赞马拉美与波德莱尔凝练的散文诗犹如“具象的精华,文学的原汁,艺术的精油”。

《逆流》问世后,反响热烈,毁誉参半。批评者如左拉,曾是于斯曼的导师,毫不客气地批评这部小说“混乱不堪”。肯定者如王尔德,用他特有的反讽笔调称赞“这是一部毒液四溢的书”。众多的评论中,法国作家多尔维利的评价,我以为是犀利、最到位的,他说《逆流》“逆常识之流,逆道德感之流,逆自然之流,这本书就是如此,像一把刮胡刀——但那是浸了毒液的刮胡刀——对准当代文学荒谬不堪与大逆不道的平淡无奇割下来”。

至少,《逆流》颠覆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于离经叛道中展示了心灵的特立独行。

# 地方人文历史研究的力作

## ——读《常熟文史纵横谈》

◎ 沈秋农

一个人,对家乡的人文历史了解得多一点、细一点、深一点,是理所应该的。有句话说“谁不说俺家乡好”,倘若有人问好在何处?你竟讷讷无语或答非所问,那就难免遗憾,但要回答得精要到位,也非易事。因此,多读些家乡人文历史方面的研究书籍,给自己充充电是很有必要的。钱文辉先生新著《常熟文史纵横谈》(古吴轩出版社出版),就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地方人文历史研究力作。

年届八旬的钱文辉先生古文根基扎实,对古代典籍多有精深的研读,又长于地方文献的研究,对常熟历代县志、乡镇志、碑文墓志及吴地文献、名人诗文都娴熟于心,且留心于当代研究成果,行文引经据典、古今结合、相互印证,其治学之严谨于此书可见一斑。如《仲雍的历史地位及精神感召》在清晰记叙泰伯、仲雍让国同心,南奔荆蛮建立勾吴国这段历史缘由

的同时,对吴姓的衍生、历代帝王对仲雍所作历史贡献的御评敬仰、仲雍的礼让与开拓精神,以及泰伯、仲雍对吴文化的开创作了精要论述。为写作此文,作者研究了《史记》中的《周本纪》《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中的《吴太伯传》,《左传》中的《哀公七年》《昭公三十年》,《晋书》中的《四夷传》,唐代的《元和姓纂》,朱熹的《吴氏通谱·序》,《海虞文征》中的《丹阳公祠碑》《重修庙学碑》等十多种历史文献及多种常熟县志对仲雍的记载。正因为读书是下了苦功的,所以当挥笔撰稿时就能做到胸中自有文墨在,如文中讲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自称“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时,作者“信手拈来”写道:“因仲雍与常熟的关系,他在《儒林外史》中塑造的一位正面人物、贤良君子名叫‘虞育德’‘虞博士’,被皇帝赐以‘第一甲第一位进士及第’,还特别写明是‘常熟县人’‘常熟真儒’”。

《纵横谈》凡六十四篇,写的多是常熟古代史事。千百年来介绍常熟人文历史的著作、文章多如牛毛,既有传世佳作,也有粗疏之文。为坐实史事,作者撰文坚持事出有据、论从史出,其中不少文章可为以往志书指谬补阙。如《虞山诗派》对形成于明末、壮大于清初,成为独步江南、名扬九州的重要诗歌流派作了全面解读,文中引证既有古人著作,也有今人最新研究成果,并对虞山诗派的创建、发展、余音作了翔实考证,纠正了不少错谬,堪称虞山诗派创建近四百年全面系统、考论深细、客观科学的研究新作。

《纵横谈》中的一些单篇也别有趣味,如其中写钱谦益、柳如是八篇,写翁同龢八篇,串联起来读,就可对钱柳的风雨人生与“神仙眷属”,对翁同龢的艰辛仕途与道德文章,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且其中穿插的一些查有依据的掌故轶事,读来也倍感亲切。



每个人都有家乡情结,都有说不完的感怀之语。读《纵横谈》“序”和“自序”,作者对家乡的热爱溢于言表。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陈铁民先生在“序”文中回忆说:“文辉热爱故乡,常熟是他大学时与同学交谈的一个主题……兴之所至,竟会手舞足蹈起来。”“我看他可能是我们同学中写自己家乡文章最多的人。”而作者在“自序”中则坦言“文章写作的动因,大都为应对各种社会实际需要”,但透过其字里行间,读者不难感觉到他跳动着的爱乡之心,充盈着的思乡之情,更可以看出作者对常熟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社会这个重大命题的思考和担当。